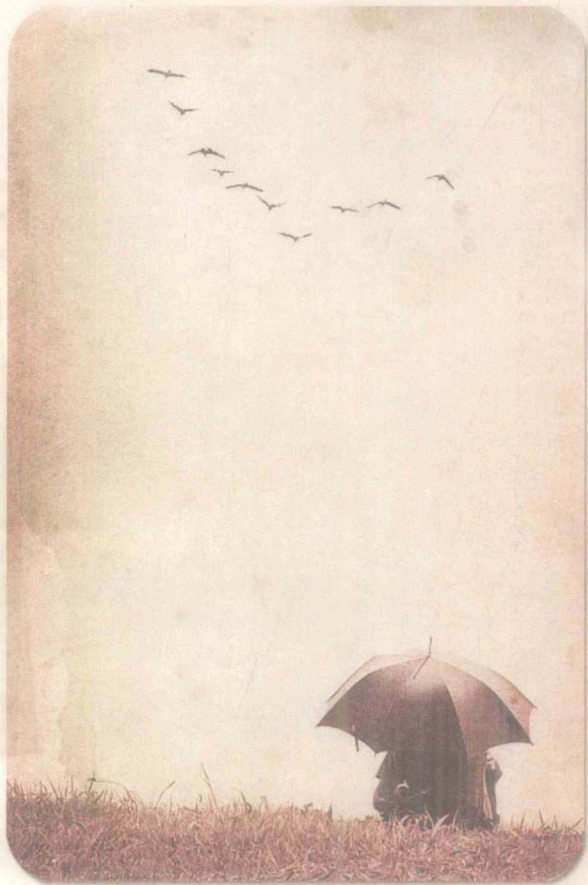


敷米漿 著



最後一個故事

你的人生，有值得倚靠的人嗎？

在沒有光線的路上，每個人都是獨自孤單走著。沒有光線，也沒有後面的影子。

第 100 期

一個 故事



第 100 期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最後一個故事／敷米漿著．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麥田，城邦文化出版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2010.01

面：公分．--（電小說；13）

ISBN 978-986-173-615-0（平裝）

857.7

99000889

電小說 013

最後一個故事

作者／敷米漿

選書人／林怡君

責任編輯／林怡君

副總編輯／林秀梅

總經理／陳蕙慧

發行人／涂玉雲

出版／麥田出版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4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

電話：(02)2500-7696 傳真：(02)2500-1966

部落格：<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>

發行／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

書虫客服服務專線：02-25007718 02-25007719

24小時傳真服務：02-25001990 02-25001991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9:30-12:00 13:30-17:00

郵撥帳號：19863813 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E-mail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

電話：(852) 25086231 傳真：(852) 25789337

E-mail：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
馬新發行所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【Cite(M)Sdn. Bhd.(458372U)】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

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(603) 90563833 傳真：(603) 90562833

美術設計／江孟達工作室

印刷／鴻友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

■2010年（民99）1月26日 初版一刷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／260元

著作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6-173-615-0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書店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1180312

最後一個故事

敷米漿 著

【自序】

幾經掙扎，我還是寫完了這本書。

第一本修改比撰寫還要花費時間的作品。

在網路連載的時候，這書名引起了一些騷動。

寫作這幾年，有過太多的美好，相對也失去了很多。

對我而言，無論失去或者獲得，都是一個過程。

而今似乎是該替這過程下個定義的時候了。

我想說，創作的確是孤獨的，而且孤獨得可怕。

創作也是美好的，美好得讓人目眩神迷。

無數次的頂樓踱步，幾多個夜裡抓著自己的髮苦思。

每一次在故事最後打下的句點，

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苦，說也說不完。

而，那帶來的快樂更是無與倫比。

於是我在這混濁的泥淖裡頭打滾著，終於也到了這一天。
當年跟我一起懷抱著夢想的孩子，
如今多半離開了創作這條路。
始終以說故事為樂的我，也許正期待著這一天。

《最後一個故事》的來臨。

若要問我，有沒想過這麼一天，我會說有。
無時無刻做好了準備，等著有一天再無法創作下去。
但在故事最後，我想起了那一個晚上。
那該是零五年夏天的最後，
我在現在這同樣的位置上，寫完了一本書。
我痛苦萬分，眼睛疲勞至無以復加，
雙手再也無法舉起，頭昏腦脹。
連移開椅子的力量都沒有，我一轉身往後一躺。
等到我睜開眼睛，我是快樂的。

連怪獸都打不倒的那種快樂。
這也是為何我修改這個作品，
比當時寫下還要久的原因吧。
我希望最後還是充滿了希望。
這樣的快樂，不再是一種掙扎，而是一種期待。
期待之後的每一個文字、每一個段落、每一個動人心弦。
接著，每寫完一本書，我繼續發誓我再寫下去就變成豬。

但，當我寫完兩百本書之後，豬也變成金城武了。

有那麼一天就好了。

最後，我將會繼續寫下去。

因為我總幻想自己會變成金城武，想想應該不犯法。

感謝你們這樣陪著我，

這也是我在痛苦地寫作當中，可以幻想的快樂。

有人說，我是個溫暖的作者，

我想這麼說的朋友並不明白。

也許他不像我如此幸運，總是遇見了給我溫暖的人。

溫暖點滴累積，都在我心裡，

慢慢跑到臉上，我就真的變成金城武了。

這都要謝謝你們，也謝謝這最後一個故事。

金城武（才怪）於同樣的地方

電鈴發出很奇怪的聲音。就好像一個人被掐著脖子，然後唱著搖滾歌曲。我想這電鈴大概是悶了太久，卻又充滿了表演慾望。我想起第一次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。曼妞也是如此讓電鈴發出被屠殺般的歌聲。

『爲什麼妳要按電鈴？』我想我是面無表情，即使我很好奇。

「我想電鈴偶爾也想要找人說說話吧。」曼妞笑起來，連眼珠子都看不見了。

『那妳回答他什麼？』

曼妞低下頭，在黑色的超級巨大單肩背包裡面東摸西摸老半天。

『妳該不會沒有帶鑰匙出門吧？』我知道我口氣並不好。

「找到了。」曼妞沒有抬起頭，「我回答他……」

『什麼？』我把手交插在胸前。根據心理學的分析，這是缺乏耐性的象徵。我承認我是。

「我告訴他……我很好，不要擔心。」

曼妞說完以後，抬起頭的那一秒鐘，好像變了一個人。是一個很悲傷的靈魂，覆蓋在曼妞那天生爽朗的軀體上頭。對於曼妞這樣的女孩，我實在不會多花心思記住她每一個表情，但在那一秒鐘，我知道我這輩子不會忘記。

我會忘記今天內褲穿什麼顏色，我不會忘記曼妞悲傷的臉。我會忘記我欠了屁精三百塊，我也不會忘記曼妞悲傷的眼。我會忘記今天出門尿尿忘記洗手，我永遠不會忘記曼妞……

斑紅的鐵門打開了，我依著昏黃的燈光，踏上灰色的階梯。轉角處堆放了很多包垃圾，我暗自提醒自己，待會兒離開的時候，記得幫忙拿去垃圾桶倒掉。樓梯的扶手已經褪色，但看得出過去這扶手穿著大紅色的澎澎裙。

二樓的燈泡一閃一閃的，看來沒多久以後也要壽終正寢。我來到鐵門前面，裡頭的木門拉開了一條縫隙，一顆蓬鬆的腦袋，怯生生地探出來，一陣沖天酒氣，讓我差一點也要醉了。

「什麼事？」曼妞的父親惺忪著眼睛。

「房東？」惺忪的眼睛變成了驚悚的眼睛，「收房租嗎？」

我搖搖頭：『進去再說。』

如果我搖頭的震度有七級，那曼妞父親的震度肯定超過十級。「曼妞不在，可不可以改天再收？」

曼妞的父親一臉尷尬地打開門，我逕自走入，如同過去那麼多次一樣。我坐在角落有一個破洞的沙發，坐下之前，還是習慣性地往那個破洞看去，看看裡頭的棉花是否又少了一些。

『我知道曼妞不在，我不是來收房租的。』我舉起手裡的袋子，『喝酒嗎？』

看著我從手裡的塑膠袋拿出酒瓶，曼妞的父親瞪大了眼。我下意識地轉過頭去，瞥了一眼曼妞的房間。門口粉紅色的布簾上，還貼著那兩行字。我笑了，用牙齒咬開瓶蓋，豪氣地喝了一大口啤酒。那一秒鐘，好久沒喝酒的我才發現，酒精可以模糊視線。讓我看不清那兩行字。

『老爺不要啊，夫人會看見的。』我喃喃唸著，然後又咕嚕喝了一大口。『夫人會看見的……』

第一個故事



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見相戀的人們。
在一旁跟著等待燈號變換的我，說實在的，
很想摸一摸那女孩兒手裡的鮮紅玫瑰。

我想摸摸那個女孩兒手裡的花。

曼妞這麼跟我說的時候，我開口說了一句現在回想起來，仍舊覺得自己泯滅人性的話。說實話我不是個言詞拙劣的人，過往幾年到各地去演講也算是我的工作之一。但不知為何，遇見了曼妞我總說出很沒天良的言語。

我問她：「妳這輩子應該沒收過花吧？」曼妞回過頭對我笑了笑：『沒有。』

「那妳送過花嗎？」我得意洋洋笑著。『有，』曼妞精神來了，『國中畢業典禮，我送給了暗戀的男生一束花，精心挑選。』

「結果呢？」我也不是很真心地問。

『結果……』曼妞苦笑著。

結果那個男生把花舉得老高，幾乎附近所有同學都看見了。

「哇！」我讚嘆，「沒想到挺浪漫的。」

『不。』曼妞繼續苦笑，『他大聲嚷嚷，說他收到了侏儸紀時代的花，要大家過來看。』

「所以他說妳是恐龍？」

『應該是吧。』

「也難怪他會這麼說。」

喪盡天良啊我。曼妞一點兒也不介意，不停問我有沒有送過女生花。「送過的沒什麼印象，大概沒有吧。」收過的倒是

不少，這點我挺驕傲的。

『嘿，我媽媽說過，收人家的花會欠花債，所以你下輩子……』

「會變成賣花的嗎？」我好奇。

曼妞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我搖搖頭。「我們趕緊找個地方坐下吧，我快熱死了」

『你肚子餓嗎？』曼妞問我。

「挺餓的，妳呢？」

『我還好，剛吃過點東西。』

「好吧，那我們先填飽肚子，然後妳慢慢跟我說關於那個男生的一切，越清楚越好，行吧？」

曼妞開心地笑了。這是我第一次跟曼妞見面，地點在台中。會跟曼妞這樣的女孩接觸，其實我也沒有想過。這麼多年以來，我接過無數封關於戀愛諮詢的信件。這也無可厚非，我曾經是個以寫愛情小說小有名氣的作家，所以所有讀者都認為我的愛情很精準。

往常我都會寫一些正面鼓勵的話。

「愛情是在洞穴裡的鑽石，沒打開洞穴的門，怎麼發出光芒？」

「勇於追求愛情的人，會明白即使失望了，仍舊擁有回憶。」

「愛情不是躲在房裡在筆記本上寫下那個人的名字，而是鼓起勇氣到大街上，對著他喊出來。」

大概是這些具有正面社會價值的話。偶爾我也會說出一些不太對勁的。

「愛情就像妳最喜歡的、卻過期的食物。再怎麼喜歡也得丟掉他。」這還算是理性一點的。

「如果他不愛妳了，與其流著眼淚寄信給我，不如打電話罵他兩句三字經，心裡會舒坦許多。」

後來我漸漸覺得厭煩，於是開始胡亂回答，最後乾脆視而不見。但這樣的信件，我已經好久、好久沒有收到了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收到這樣的信件呢？我也說不清楚。有時候歲月裡面某些痕跡，是不知不覺模糊掉的。

曼妞在對街對我揮手，我才發現自己在原地發呆。是了，這幾年我大概都做著這樣的事情。發呆，然後回憶過去的事。日子卻喪盡天良地飛奔往前，留下在原地張著嘴流口水的我。喪盡天良啊。

□

在咖啡店內，我等了二十分鐘，曼妞才吃完她點的餐。聽起來曼妞似乎很秀氣，但老實說，她點了一份豬排拉麵。至於